

道

「道」、「統」不可扭曲

許志明

。因此與五經山慧慈書中並稱，此一讀物善由大賢與論，南師傳述略——廬山慧慈大補，清氣此篇對寫有文，以法登徒分得義大賢與論謂以法登徒，並四望五賢與論，大賢與論與大賢與論的宗氣，結繩平主

我在「春秋」第十八期寫了一篇「談禪宗的『道統』繼承」一文，這篇文章是因爲看了「春秋」第十六期朱濟先生所撰「談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大作，其中有「一貫道原出禪宗一脈，……由居士繼承了禪宗這一派的道統」而寫的。因爲朱先生文中介紹「一貫道」的教義是貫自於儒、釋、道、回、基督……等各教，要以攤位衆多的百貨公司姿態來壓倒原來各宗教的「專賣店」，所以，我在文中有一段「規勸」性的文字說：

「一貫道如果要想成爲一個真正的宗教，也必須有自己『專賣』的『專賣』的中心思想，以爲信徒們所宗、所教，如果只是由『專賣』儒教內『取』一點；道教內『拿』一點；佛教內『抓』一點；甚至於回教、基督教內『摸』一點，拼湊而成爲一個『攤位衆多』的『百貨公司』，就認爲已是『貫通』、『貫順』、『貫全』，反要以『百貨公司』來壓倒『專賣店』，這種說法和方法，恐怕難被人公認。」

很爲不幸，這段文字被「一貫道中人」的蘇鳴東先生（以下稱蘇先生）看到了。而在「春秋」二十一期，以「一貫道中人談一貫道」爲題，對我在拙文中使用了「取」、「拿」、「抓」、「

- ① 出三篇出業等十五，慧慈書補義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一〇中
- ② 出三篇出業等十五，慧慈書補義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一〇中
- ③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- ④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- ⑤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- ⑥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- ⑦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- ⑧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- ⑨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- ⑩ 出三篇出業等十，大賢與論，輯前論 大五篇正正，一〇中

摸」四字，大表不滿，他說：

「三教聖人，只是真理的發現者而已，所謂道、心性、天人合一等哲理，都是宇宙間亘古常存的真理，最先發現者並不享有專利權。聖人也絕不會禁止別人講；相反的，會樂見後人講，多多的引用講。若譏評引用者是『偷竊』、『抓來』、『摸來』，那是對聖人的侮辱，因爲聖人絕不如此心胸狹窄，自私自鄙陋。」

這真是天大的誤解，我的意思只是站在一個共同追求「真理」者的立場，「規勸」（請勿誤會這「規勸」二字）友教的道友們而已，既無「侮辱」、「一貫道」、「聖人」的意思，更沒有要「侮辱」儒、釋、道、回、基督教「聖人」的意思。尤其沒有說「一貫道」有「偷竊」的行爲、不知蘇先生爲什麼對這四個動詞產生如此「自認」的心理，實在令人難以理解。

莫望文生義！

看了蘇先生的責難以後，自己檢討的結果，只怪自己學問太差，肚子內所裝的辭彙不多，如「擷取」、「摘取」……等等辭

彙，當時「搜索枯腸」，就無法針對「一貫道」貫取儒、釋、道、回、基督……諸教而使用適當的辭彙，結果，只好用了「取」、「拿」、「抓」、「摸」等較通俗但絕不「鄙俗」的動詞。

真正說來，這也不能全怪我學識淺陋，凡事有果必有因，此事之因，實乃「一貫道」「貫」的教太多，據蘇先生大文內說，又有將張其昀先生所倡的「全神教」，「貫」入的可能，像這樣「貫」下去，全世界的教可能有千萬種。「一貫道」若要「貫」天下之「教」而「全」之，到那時，恐怕天才的文字、語言學家趙元任博士，也將有「技窮」之時。所以蘇先生以「鄙俗」相責，是冤枉的。

再說，「取」、「拿」、「抓」、「摸」四字，絕非如蘇先生說的「鄙俗」；更沒有「偷竊」的意思。「取」、「拿」二字，是日常用語，到處都有人使用。而「抓」字的意義也不壞，如中藥店依中醫師的處方，將各種藥材配在一起，就叫「抓藥」。又如富家人兒子滿週歲，將所有的物品擺在他前面，任其抓取，以測定他長大以後的性向，就叫做「抓週」，這個「抓」字有「偷竊」的意思嗎？再說「摸」字，其意義更不壞，如「摸索」一辭，後漢書蔡邕傳有：「能手摸其文讀之。」又「世說」也有：「許崇敬，見人多忘之。或謂其不聰。許曰：『卿自難記，若遇何（遜）、劉（孝綽）、沈（約）、謝（眺），暗中摸索亦可識。』」可見「摸」字古人早已用了。又「摸」與「摹」通，唐書李靖傳有：「文宗敕摹詔本還賜彥芳。」可見皇帝的詔書上也用「摹」（摸）字。再者，「摸」與「摩」似也可以相通，這兩個字，無論是「形聲」與「象意」都一樣，意義也相似。佛法上有「摩頂」一法，如法華經囑累品有：「釋迦牟尼佛，從法座起，現大神力，以右手摩無量菩薩頂。」由此可見，「摸」字的意義也沒有「偷竊」的意思。不知蘇先生看了這四個字，為什麼會產生「偷竊」的心理意解，我不是心理學家，無法為蘇先生做心理分析。

朱先生也詳細看過拙文，並且還寫了一篇「再談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一文，與拙文同期（春秋十八期）刊出，他對這四個字

，就沒有產生如蘇先生一樣的誤解，比較起來，這位「一貫道外人」對文字的運用有較深的修養工夫。所以，蘇先生若以「鄙俗」責我，我將一笑置之，但我要鄭重聲明，我不會說「一貫道」「偷竊」了儒、釋、道的教義，是蘇先生自己說的，與我無關。

聖人衛道的心胸

至於「聖人」是否真如蘇先生說的「絕不心胸狹窄、自私」一節，這要看是否有人扭曲了歷史和他們的教說。當然，如果有人不扭曲歷史，而又依他們的教說宏「道」，「聖人」是不會「心胸狹窄、自私」的。若果有人故意扭曲歷史事實，或扭曲他們的教說「道」，那「聖人」們的「心胸狹窄、自私」（借用蘇先生語），會出人意料之外，不信嗎？我可以舉出例子來。

扭曲歷史事實者，莫過於春秋時，裂地自雄、殺人奪權的那些羈者們，不待周天子的封敕，就自己稱王、稱霸起來。孔子實在看不過去了，就作「春秋」以正之。太史公說：

「吳楚之君自稱『王』而春秋貶之曰『子』；踐土之會，實召周天子，而春秋諱之曰『天王狩於河陽』。推此類以絕當世，貶損之義，後有王者舉而聞之，春秋之義行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。」

孟子也說：

「世道衰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；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，孔子曰：『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』」（「春秋」雜誌是否因此命名呢）。

由此，可以看出孔子不是一個「鄉愿」的人物，他對「道統」（借宋先生語）是非常重視的啊，「春秋」就是對扭曲歷史之人的當頭棒喝，這位「聖人」的「心胸」內是不容許不重「道統」之人存在的。若大家都不重視歷史「道統」而自我封王、封祖，這樣一來，「廉恥」云乎哉？難怪現在有些不長進的青年人，常常假冒為某位要人、巨賈之子、之姪，在外騙吃、騙喝。甚至有些人登報，徵求義父義母，條件是供他吃喝玩樂，真是世風日下，這都是不重「道統」的結果，正風、正俗，有待「春秋」之復活。

扭曲歷史「道統」，「聖人」只不過是寫部「春秋」罷了。如果有人敢於扭曲了「聖人」的「道」，那聖人就不客氣了。

如孔子爲會司寇，攝行相事，到職才七天，就將魯大夫少正卯「戮之於兩觀之下，尸於朝三日。」孔子殺了大夫少正卯，真是嚇壞了魯國的滿朝文武，連孔子弟子子貢也不以爲然，他對孔子說：「夫少正卯，魯之聞人也，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，或者爲失乎？」孔子聽了，告訴子貢說：

「居！吾語汝以其故，天下有大惡者五，而竊盜不與焉；一曰：心惡而險；二曰：行僻而堅；三曰：言僞而辯；四曰：記醜而博；五曰：順非而澤。」

此五者有一於人，則不免君子之誅，而少正卯皆兼而有之；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；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；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。此乃人之姦雄也，不可不除。夫殷湯誅尹諧；文王誅潘正；周公誅管蔡；太公誅華士；管仲誅付乙；子產誅史何。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，以七子異世而同惡，故不可赦也。」（孔子家語疏註——始誅第二）。

看了孔聖人的這段話，能不出人意外的令人毛骨悚然嗎？如果少正卯不是「言僞而辯」，其「談說」也不「飾褒榮衆」而能順着孔子的「道」宣揚，「多多地引用講」，他就可以保住一條老命，可是他却不識時務，扭曲了孔子的「道」，乃被孔子戮誅。

孔子又舉出歷史上的「七子」以爲辯護，誅那「七子」的人也是被我們視爲「聖人」的，被他們誅殺的「七子」，不是想要搶「道統」，就是扭曲了「道」，看了這些的史實，能說「聖人」都是寬宏大量，「心胸容物」的嗎？

孔子對扭曲了「道」、「統」的人，是最爲厭惡的，他說：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朱子引用范氏註解這句話說：

「天下之理，正而勝者常少，不正而勝者常多，聖人之所以惡也。利口之人，以是爲非；以非爲是，以賢爲不肖；以不肖爲賢，人君苟悅而信之，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。」

這更說明扭曲了「道」、「統」的人，對社會、國家將會產生怎樣的不良後果。

孔子如此疾惡，子貢問他說：「君子亦有惡乎？」孔子答道：「有惡！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訾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子貢聽了說：「亦有所惡：惡微以爲知者，惡不遜以爲勇者，惡訐以爲直者。」他們師、徒二人的這段對話，不一一解釋了，只將子貢所說的「惡微以爲知者」一語說明一下。他所說的「微」，是「抄」的意思，這就是說：「抄人之意以爲己有」就叫「微」。抄了人家的東西還自認爲是個「知」（與智同）者，難怪子貢厭惡，孔子也應是會厭惡的。孔聖人兩師徒的這種說法，蘇先生是否認爲他們太「心胸窄狹」了些呢？

再來看孟子對扭曲了「道」的人，又是持的什麼態度呢？他一生中不最不喜歡的人，可能是楊朱、墨翟二人，他說：

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歸楊則歸墨，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父、無君，是禽獸也。……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是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也，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，吾爲此懼。」

孟子將楊朱之「爲我」，評之爲「無君」，「無君」就扭曲了孔子「君君臣臣」的政治哲學，墨翟之「兼愛」，孟子評之爲「無父」，「無父」就扭曲了孔子「父父子子」的倫理哲學，所以孟子罵他們二人是「禽獸」，批判他們的詩詞是「邪說」，是「放淫辭」。孟子這種罵人的話，較之蘇先生又技高一籌，也只有「聖人」才罵得出，你說孟子的「心胸」是「高貴」呢還是「鄙俗」呢？是寬大呢？還是「狹窄」呢？

其實，楊朱的「爲我」，墨翟的「兼愛」，真如孟子所說的「充塞仁義」、「率獸以食人」嗎？是「邪說」、是「放淫辭」嗎？這只是個人的直覺，他只是爲了護衛孔子之「道」，不被扭曲而已。

再來看看忍辱功夫最好的釋迦老聖人吧！釋迦牟尼佛將「忍」列爲六波羅蜜之一，稱之爲「忍波羅蜜」，甚至還說了一部「忍辱經」，但是，若有人扭曲了他的「法」，他也是很不容氣的啊！凡是不合佛法的一切教說，都被稱之爲「邪魔外道」。如智

度論卷五說：「除諸法實相，餘殘一切法，盡名為魔。」就可以窺見了。諸如此類的說法，佛典中太多太多了。因為例子太多，就不一一錄述了。

以上，用了相當長的篇幅來說明「聖人」對扭曲了歷史以及其教說，他們是持怎樣的一種心態。蘇先生看了這些有同感嗎？

「一貫道」扭曲了禪宗「道統」與佛理

現在，再回頭來看看蘇先生的大文，他說：

「一貫道所說的道統源流，與先天道相同。皆起自達摩、神光、僧燦、道信、弘忍、惠能、白馬七祖、羅蔚羣八祖、以至黃德輝九祖，此點為人所詬病。我們承認，由於史料的缺乏，這一點的確是一貫道的弱點。」

關於禪宗「道統」是不是自達摩以至惠能而由「白馬」七祖繼承了下來，我在「春秋」十八期「談禪宗的『道統』繼承」一文中說得很明白，由歷史史料的證明，「一貫道」人士的說法，無疑是扭曲了禪宗的歷史，這一是連蘇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說：「的確是一貫道的弱點」。既然自知是「弱點」，而又強自說定「白馬」居士為禪宗七祖，這不是扭曲禪宗歷史是什麼？

更要者，蘇先生又說：

「在三教合一這種濃厚的學術氣圈（應是「氣氛」吧）影響下，明朝中葉，終於產生了一種以天空三會——即宇宙的運會，按青陽、紅陽、白陽期而推移——拜無生老母，教人明心性，修大道，以期超生了死，回真空家鄉，與無生老母團圓的新興宗教。」

既然這個「新興宗教」到「明朝中葉」才「產生」，怎麼會造出一個「白馬」居士逆超時空地繼承了唐代惠能的「道統」而為禪宗七祖呢？既是繼承禪宗道統，又為什麼是「新興宗教」呢？這些都是無法自圓其說的。

又者，「一貫道」的「七祖」，朱濟先生在其「再談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一文中，列舉了白玉蟾、馬端陽二人，而蘇先生文

中列的是「白馬」，這「白馬」究竟是「白玉蟾」、「馬端陽」二人的簡稱呢？還是「白馬」就是「白馬」呢？抑或是「白」就是「馬」；「馬」就是「白」呢？這些的問題，恐怕連詭辯家的公孫龍子轉世，也要甘拜下風了。「一貫道」的祖師爺兒們令人如此的難以捉摸（對不起，又用了「摸」字），難怪朱濟先生要將其文題名之為「一貫道的虛虛實實」了。這種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說法，怎能取信於人呢？

至於「一貫道」的「哲學體系」，所謂「拜無生老母，教人明心性，修大道，以期超生了死，回真空家鄉，與無生老母團圓」的教義，只能說是用了幾個佛學名詞，至於其「道」，根本與佛理不合，尤其與「般若」空性不合，怎能說是「貫通」了佛理了呢？這樣的「道」，完全扭曲了佛法。

「一貫道」既扭曲了禪宗的「道統」，又扭曲了佛法的真義，却要緘人之口，這未免太不合「民主」潮流了吧！難怪朱濟先生在介紹「一貫道」時，「一貫道」人士說要以「百貨公司」壓倒「專賣店」了。這種「壓」人的方法，佛教教義內找不出。

退一萬步說，要創造一個宗教，首先要正名：如儒教、孔子時代就自稱儒，二千多年來沒有改變過，道教亦復如此。而佛教自佛陀創教之時起二千五百二十七年來，從沒有改過名字。而「一貫道」創教於明朝中葉，不過三四百年歷史，就不知改了多少名字。由朱先生二文中，可以看到「一貫道」、「天道」、「先天道」，蘇先生文中有「羅教」、「三乘教」、「龍華教」、「金幢教」、「先天道」、「一貫道」、「大成教」等等，真是名目繁多，令人眼花撩亂，像這樣的一個宗教，連名字都尚未「定型」，就說該教「居三教之上」，要「壓倒」三教，未免過於自負。孔「聖人」說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」教名未定型，教義當亦未定型，「一貫道」人士要努力的地方正多着哩！不可以目前有「四百萬信徒」、「傳遍台灣各個角落」就認為肯定了其教義的正確性，信徒的多少與教義的正邪無絕對的比重關係，不信，放眼今天的世界看看就知道了。